

这是一个有些“个色”的題目。天津人把“个色”，也叫“隔色”。先说“骑着门坎儿”，这里之所以要“骑着”，是因为“手艺”这东东西看似平常，其实真说起来博大精深。尤其外行人，只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“骑着门坎儿”说。

天津人崇尚手艺。所谓手艺，本来是指某一方面的手工技能，在天津也叫“活儿”。一叫“活儿”，范围就广了，不光是手工技能，只要在生活中能从事的事儿，都包括在内了。说谁的“活儿好”，就是对这个人最高的评价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好，不仅是技艺高超，还有不可替代的意思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绝”。

追求这个“绝”，是天津人性格的一个独特之处。同样一件事，我来得了，你来不了，这就叫“绝”。曾有一个早晨，我在街上看见一个50多岁的男人遛他的宠物。现在街上的人遛宠物很常见，大都是遛鸟儿、遛狗，但这人不是，遛的是一只龟。很多人以为龟的俗名叫“王八”，其实不是，龟是龟，王八是王八，不是一种东西。这男人在街上遛这龟，已经够奇怪了，还是一只大龟，盖子的直径足有二尺多，看着就像一口成精的生铁锅扣在地上爬，更可乐的是，这男人还给这龟的四个小爪儿穿了小鞋，且做得很精致，还是绣花儿鞋，看着就更萌了。他也是成心，单往人多的地方走，这一下街上的人都围过来看。于是这男人就更神气了，倒是洋洋自得，反而旁若无人，一边倒背着两手走着，还故意回头跟这龟说话：“快走，跟上！在家怎么跟你说的，别磨磨蹭蹭的！”这龟也像是真听懂了，立刻四个小爪儿紧倒，拼命跟在这男人的身后。

这一下，围在旁边看的人就更乐了。显然，能把一只龟养这么大，已经令人称奇，还能训得带出来在街上遛，而且好像还听得懂人话，这就更“绝”了。从动物学的角度，龟应该属于冷血动物。后来我曾请教一位动物学家，据他说，龟虽然是冷血动物，但确实能对主人产生依赖的情感，只不过它的情感不像人类这样复杂。我想，在这个早晨，这男人走在街上一边遛他的这只龟，看着周围的人们投来惊羡和佩服的目光，应该是他最享受的时候。

这种享受，也就是“天津式”的享受。天津人亮这种玩儿的绝活跟别的地方的人还不一样。人家玩儿，是玩给自己，自得其乐；天津人不是，得出来，是玩给别人看的：这东西我有，你没有，这事儿我能来，你不能来，这才叫能耐。当年天津的老茶馆儿，只要不是听戏看玩艺儿的园子，玩黑白草虫的、玩鸟儿的、玩各种稀奇古怪东西的，大家凑一块儿，为的就是炫耀。这炫耀用天津话说，也叫“显摆”。在众人面前显摆自己玩儿出的东西，是一种极大的满足。如果自己的东西让人家比下去了，回来真堵心，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，也得琢磨出一个更“绝”的。

但还有一类手艺，是用来谋生的，这就另说了。当年，这类谋生的手艺之所以也追求“绝”，是为了吃饭。你不“绝”，别人有“绝”的，相比之下你就没饭吃了。很多年前，我家门口的街上有一户人家，专做窗花儿。在中国北方，过年贴窗花儿是一种很普遍的习俗。但在天津有一种独特的窗花儿，是长方形的，很大，中间也有一些吉祥的图案，下面还剪出一排流苏的形状，天津人叫“吊钱儿”。“钱”这个字，在这里发轻声。贴的时候，要贴在门窗玻璃的上沿儿，底下悬着。据说这吊钱儿来源于古时的幡胜，唐代已有雏形，到来时就出现了，古人也叫“挂千”“过门签”“门吊子”，应该也有招财的意思。这种吊钱儿有一个特点，由于比一般的窗花儿体型大，中间的花色图案也相对复杂，所以如果用剪刀剪，往往看着有些蠢，也显得粗糙。但这户人家的吊钱儿不仅精致，看上去也玲珑剔透。这姓杨，家里孩子很多，只有男人出去上班，女人在街上官称杨娘。可以想象，这杨娘家的经济条件就不是很好。但每到年根，一进腊月二十，来她家买吊钱儿的邻居络绎不绝。她家的价钱也公道，不论张，论户，无论你家有多少窗户多少门，用一张吊钱儿是一毛钱，十张也是一毛钱。那时每到过年，走在我们那条街上，甚至旁边的几条街道，几乎家家户户贴的都是杨娘家的吊钱儿。她家的吊钱儿最大的特点，之所以看着精致，是因为边边角角乃至每个细微的地方都一丝不苟，没有一点毛刺，用行话讲也就是没有“嗤模糊”。所以，一个春节下来，她家总能有一笔比较可观的收入。

但问题来了：如果我们这一带的街上家家贴的都是她家的吊钱儿，即使每家有两个窗户一扇门，最少也要用6个，这样算下来就已是相当的数量，而这杨娘的家里再怎么说是手工作业，产能有限，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当时他家的三儿子是我的同学，一次去他家玩，无意中看到，才终于明白了。原来他家的吊钱儿不是剪的，是用刻刀刻的，而且并非出自杨娘之手，是她的大儿子刻的。这大儿子叫大牛，当时20多岁，好像身体不太好，一直待在家里。他是用一把细长的刻刀，把这些吊钱儿一刀一刀刻出来的。我至今想不明白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刻刀，看着好像并不锋利，但几十张红纸摞在一起，看上去将近一寸厚，竟然就可以轻松地刻下去。难怪他家的吊

■世相



钱儿如此精致，而且没有一丝一毫的“嗤模糊”。现在每到过年，天津人仍然贴吊钱儿，但再也见不到大牛刻的这种精致的吊钱儿了。

由此可见，这种真正叫“绝”的手艺，当年也是生活所迫，被逼出来的。天津有一位唱鼓曲的老艺术家，一次回忆起当年的事，曾说，她小时候学艺不用打，六七岁时，家里来了父亲的朋友，把她叫到跟前说，来宝贝儿，师大爷教你一段儿。当时别管多大的段儿，只要听一遍就会了，为什么，就一个字儿，饿。这段儿学会了，明天上台一唱，就有饭吃了。

当然，天津当年的很多手艺，之所以出自市井，也是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有关。譬如，再早的人们都用木制容器盛水。于是，也就有了一种专门的手艺，叫“箍筒”的。所谓筒，老天津人叫水筒，即木制的水桶。不过说是箍筒的，其实夏天洗澡的大木盆和夜里起夜的小木桶一类的容器也能箍。这一类容器大同小异，都是用一条一条的木板立着拼起来的，外面打上两道箍，也叫“筒子”，大的水筒一般要打三道筒子。这种木制的容器最怕干燥，要一直用，不用的时候也需用水泡着，否则一干一裂就散了。还有的，用的时间长了，外面的筒子糟了，一烂一断也就散。箍筒的手艺人，就是可以把这个容器再重新箍起来的人。

这门手艺看着很简单，把这些散落的木板先在地上按顺序排好，再一块一块立到事先做好的筒子里，从上面把底板放下去，这样就成形了；然后扣过来，把另外的筒子也勒上，用冲子砸紧，一个木筒或木盆小桶就又箍起来了。这样说着简单，其实箍匠跟箍匠也不一样，别说外行，就是街上的老太太也能看出来。当年由于家家用的是这种木制的容器，尤其到了夏天，箍匠的生意也就很好。那时他们推着自行车走在街上，后架上一边挂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木桶，一个桶里装着工具，另一个桶里是箍筒用的筒子。吆喝起来也很好听：

“箍筒——哦！箍筒——哦！”最后的那个“哦”不仅短促有力，落腔儿时还要往上挑一下。后来我才懂，这样吆喝，声音能打远儿。那时都是平房，坐在屋里，一听就知道是箍筒的来了。

当时常来我们这条街的，有两个箍匠。如果只一个，是什么手艺也就只能是什么手艺，但两个一比，高下就分出来了。一个吆喝是粗嗓门儿，另一个是公鸭嗓儿。公鸭嗓儿的这个箍匠用的是铁筒子，而粗嗓门儿用的是竹筒子。如果只从材质的硬度看，外行会觉得，铁的当然比竹子的更结实，竹子毕竟跟木头差不多，用不了多长时间用水一沏一糟，也就烂了。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用铁筒子箍的水筒或大盆小桶看着很结实，但并不耐用。这些容器毕竟是用来盛水的，而铁最怕水，过不了多久，铁筒子就会生锈，一锈一断也就又散了。相比之下，反倒是竹筒子用的时间更长。而且这粗嗓门儿的箍匠看着五大三粗，不光活儿好，也很细。他做这竹筒子是先用刀把竹片破成一根一根筷子粗细的竹篾，然后再像女人梳头编辫子一样拧成花儿，编成筒子。而且细看，他编的这竹筒也很讲究，一边是圆的，另一边是平的，用的时候平面冲里，圆面冲外，这一来不仅美观，也像是长在了木桶上。人们很快发现，这竹筒箍匠箍的水筒和大盆小桶远比那个铁筒箍匠用的时



间长久，也更结实。再后来，街上的女人们也就有了口碑，把这铁筒箍匠叫“铁的”，那个竹筒箍匠就叫“竹子的”。箍匠再来了，彼此先问，来的是竹子的还是铁的，如果是铁的，也就没人出来了。这铁的箍匠来了总没生意，后来就不来了。据说最后一次来时，他歪嘴笑着对街上的一个女人说，我箍结实了是不行，也行，可箍一个水筒能让你用一辈子，我就得饿死了。

但如果细想，这话也分怎么说。他这么干，也不是不会饿死。

后来，街上一个懂行的人一说，人们才明白，其实竹筒子跟铁筒子比起来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无论水筒还是大盆小桶，因为是木头的，用水泡的时间长了就会胀，铁筒子一张就绷断了，而竹筒子不怕，木头胀，它也会随着胀，这样越胀越紧，也就越结实。

这样的话，这个竹子的箍匠却从来说过。细细想来，在这个竹筒子箍匠的身上，也能看出天津手艺人的另一种性格。说性格好像还不准确，职业道德也好，操守也要，总之，在追求自己的“活儿好、活儿细”的同时，并不诋毁同行。天津的手艺人都明白一件事，既然大家都是凭手艺吃饭，也就只用手艺说话。换句话说，街上的人谁都不傻，诋毁同行不光没用，也让人瞧不起，明眼人自然一目了然，反倒显得不光心胸狭窄，也对自己的“活儿”心里没底。既然是手艺人，只要把手艺摆出去，好与不好，细与不细，自有公论。当然，这不光是操守了，正所谓“艺高人自信”。

我曾跟一位老相声艺人聊天，说起当年天津“三不管儿”练玩艺儿的。他说，其实都是手艺，即使歪门邪道儿，也是歪门邪道儿的手艺。在那样的地方就是凭手艺吃饭，手艺硬的能吃肉，软的别说吃肉，连汤也喝不上，再软的就得挨饿，如果还砍，挨打的也有。

可见，天津就是这么个地界儿。真正凭手艺吃饭的，不分高低贵贱，都有一种属于自己这一行的职业自豪感，哪怕是剃头修脚的、刨鸡毛掸子吹糖人儿蘸“糖堆儿”的，只要干了这一行，就精益求精。这是饭碗，不能也不敢马虎。用天津话说，你真“糊弄局”，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

当然，只要自己的手艺好，摆得出去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。

天津当年还有一种手艺人，叫铜匠。那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，人们在生活中用的一些易碎的容器，小到吃饭的碗碟、和面的瓷盆瓦盆，大到水缸咸菜坛子，一旦摔了破了也舍不得扔。于是有一种职业，就是所谓的“铜盆锅碗碗大缸”，也叫铜匠。这种职业很常见，在我国的大江南北哪儿都有。



但天津的铜匠，也能把这门手艺发挥到极致。我当年住在天津东部，一个叫“中山门工人新村”的地方。这里多是国营大企业的职工宿舍，大都是平房。但时间长了，搬家的换房的，居住成分也就越来越杂。那时街上常能听到铜匠的吆喝。这种吆喝不像打竹帘子的或卖药糖的那样悠悠荡荡像唱歌一样，而是平板刺耳，短促有力，就像一个瓦盆摔到地上，哐的一声，哐的又一声，在屋里不小心能让这街上的声音吓一跳。后来曾有很多专业或业余的演员模仿当年各种吆喝的声音，用行话说，叫“货声”，这种铜匠的吆喝却听不到，应该已经失传了。当年的铜匠走街串巷，也不是随意走的，一般是去熟的地方，因为这样的地方才会有老主顾。街上的女人们眼也很毒，知道常来的铜匠哪个“活儿”好，哪个不好，真有碗碟盆钵摔了，也就专等信得过的铜匠。

铜匠也分粗铜匠和细铜匠。粗铜匠是有什么铜什么，大到水缸水罐瓦坛瓦盆，小到茶壶茶盏饭碗菜碟，细铜匠则只做细活儿，承揽帽瓶、掸瓶和古董一类精细的瓷器。但走街串巷的铜匠一般就不讲究这些了，无论粗细，只要有活儿来者不拒。铜匠的工具很简单，只有一把手钻、一个小锤和一个砘子，再有几根粗硬的铅丝。手钻并不是电动的，而是手动的，构造也很奇特，是两根食指粗细、一尺多长的木棍，用很结实的皮绳十字交叉拴在一起，用的时候只要横着拉这根木棍，竖着的这根就会随之快速转动起来。我至今也没想明白，这根皮绳究竟是怎样把这两根木棍拴在一起的，但最关键的，还是这手钻的钻头。有句俗话，“没有金刚钻儿，别揽瓷器活儿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在这手钻的顶端是一个钉子形状的钻头，钻头的尖上镶嵌着这样一个所谓的“金刚钻儿”。直到多年后，我请教一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朋友，听他一讲才明白，瓷的硬度，如果把制作工艺和具体种类都考虑在内，一般在6.5到9之间，而金刚石的硬度是10，正因如此，你只有拥有了这种无往而不及的“金刚钻儿”，也才有能力揽这样的“瓷器活儿”。

当然，铜匠的手艺再好，也不是万能的。如果一件瓷器摔得过于碎了，已经七零八落，甚至已有了缺失，自然不能无中生有，也就无法再“破镜重圆”了。

所以，这种所谓的铜，其实只是修而不补。对于一般的铜匠来说，这门手艺似乎并不难。一般是先把有一定硬度的粗铅丝用小锤在砘子上砸扁，做成两头尖的枣核形“铜子”，把破碎的瓷器小心拼合起来，用胶粘上，让它暂且恢复原状，然后在每一条裂缝的两侧钻孔，再钉上铜子，行话叫“把”上铜子。

这样，原本已是一堆碎片的瓷器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当然，这就如同一件衣服有了补丁，真正意义的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。但这话也分怎么说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残缺也有残缺的意味，或者说，也是一种另类的美。在那时，流行一种穿着，把“艰苦朴素”再往前推一步就成了一种时尚，甚至也成了一种“俏”，很多年轻人故意把好好的裤子用一种叫“火碱”的东西洗褪色，再在膝盖处弄两个夸张的补丁。这补丁的形状也有讲究，须是椭圆的，还要用缝边机砸出一圈一圈“年轮”的形状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好像是个春天，我家隔壁搬来一个邻居。这男人看着有50来岁，是个单身汉，平时见人不太说话，也是少出来。听邻居说，

他姓陈，是个铜匠，但不接一般的瓷器活儿，只铜紫砂泥壶。显然，如果这样，至少说明两点，其一，他的定位敢这样小众，应该不是一般的手艺。天津人虽也爱喝茶，但习惯喝茉莉花茶。喝这种茶一般不用紫砂泥壶，而是用很大的瓷茶壶，有的人为了保温，还特意在外面套一个草编的“茶壶套”，喝的时候得用大把儿的搪瓷缸子，不是慢慢细品，而是痛饮，这才酣畅。紫砂泥壶也有，但用的人很少。其二，他敢以如此小众的职业为生，价格肯定不菲，也就说明对自己的手艺不是一般的自信。这一来，就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后来，机会终于来了。这年夏天出奇热，当时空调还极少见，普通家庭能有一台小电扇就已经很奢侈了。一天，我发现这陈师傅家的门忽然敞开了。这个下午，他送一个人出来，大概是来找他修紫砂泥壶的朋友，一边朝外走着随口说，这几天电扇坏了，太热了，坐着都出汗，没法儿动钻，你先别急，得等等，哪天凉快了再干这活儿。当时我在旁边听了，心里一动。等他回来，就主动对他说，我可以帮他看一看这台电扇，也许能修。

这陈师傅的眼睛本来很小，这时一听，立刻睁大了。我当时只有十几岁，显然，他不太相信。

他当然不知道，我这时虽还在上中学，但经常玩半导体和电子管收音机，不仅会修，也能组装，对一些电器早都烂熟于心。平时家里亲友的各种电器坏了，都搬来让我给修。

当然，我这也是“手艺”。我又笑笑说，都是邻居，不叫事儿，再说也不敢保证一定能修好。

他这才连连点头，向我道谢。电扇坏了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电源线松了，再有就是电机烧了。当然，电机一烧就麻烦了。我这次很幸运。陈师傅的这台电扇电机没问题，拆开一看，只是里边的电源线脱落了，所以几下就修好了。这以后，我跟他成了朋友，平时经常过来看他铜紫砂泥壶。

我这时才知道，什么是真正的铜匠高手。这陈师傅的工具果然比一般的铜匠更讲究，用的手钻是两根很精致的花梨木棍，拴的也是细牛筋，拉动起来会有一种锋利的嗖嗖声。紫砂泥壶有个特点，因为质地相对疏松，硬度也就不高，所以不像密度很大的瓷器摔得很碎。但这样的铜修，对工艺的要求反而更高，也更讲究。陈师傅并不用普通的铅丝做铜子，而是用一种特殊的铜丝，先在火上烧一下，再迅速放到水里一蘸，这样淬过之后就变成了暗红色。他做的铜子也很精致，要用锉刀把边缘锉平滑，还要用砂纸很细打磨，最后钉到泥壶上，位置和摆布也相当考究。看上去就已不再是铜子，更像几片浸泡开的龙井茶叶贴在泥壶上。

一天晚上，我又过来。陈师傅好像心情很好，刚喝了酒，有些微醺。他告诉我，他当年这行时只有十几岁，第一把壶就铜坏了，被师父用锤子在头上使劲敲了一下。当时也是敲得太狠了，已经过去快40年，师父早已过身，现在一阴天还疼。不过，也就是这个疼，能受用一辈子。这些年，一摸脑袋，他就想起师父说过的话，手艺手艺，手是手，艺是艺，先得说是人手，人手才能做出人的艺。陈师傅笑笑，又说，这话值金子，现在算起来，经手修的紫砂泥壶已经不计其数，多跳蹿的物件儿都见过了，再回想师父当年这话，才真正明白：这人手是长在人身上，手连着心，是人手，也是人心，有了人心，才能有真正的手艺。

我当时听了，仔细看了看他这双手。这是一双真正的手艺人的手，看上去很粗糙。很难让人相信，一双这样的糙手竟然能有如此精湛的技艺。这个晚上，他说起自己手艺的独特之处有些自得，用天津话说，也就是有点儿显摆。他告诉我，铜紫砂泥壶真正看手艺的，还不是怎么铜，而是怎么拼。铜容易，拼就难了。后来我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。泥壶跟瓷器不一样，再精细的古董，铜上也就铜上了，只要看着没毛病，也就是摆着。但紫砂泥壶不行，还得喝茶，一样的铜上了，看着好像也严丝缝儿，但一喝茶就看出来了，手艺稍差一点儿的，一倒上茶就漏，所以这“拼”最看手艺。真正的好手艺，讲的是裂缝虽还清晰可见，但用起来已经天衣无缝。

这个晚上，陈师傅自豪地对我说，就因为他这绝活儿，有的人故意把自己好好的紫砂泥壶敲破，拿来让他给铜，就为要他的手艺。外面有内行的人说，这紫砂泥壶只要经了他的手，再打上他的铜子，价值反而比原来更高。当然，他又一笑说，有句老话，“学会武艺，货卖与识家”。干这行虽是凭手艺吃饭，也得分人，真懂行的，能看出好儿的，不敢说钱不钱的无所谓，至少钱多钱少，都能担待；可不懂装懂的就另说了，给多少钱，不伺候。

今天想想他这话，应该也是天津手艺人的一种性格。

天津人性子冲，喝海河水长大的，都有脾气。但这脾气也分怎么说。虽然俗话说“钱是人的胆”，其实手艺更是。手艺就是手艺人的胆，自己手艺不光好，还“绝”，说话心里才有根；有根，才有底气。正所谓艺高，胆才大。

老天津卫有句话，“是龙就有性”，这话搁在天津手艺人的身上，最合适。

